



瓜田旧事

◎ 马军

我的根，深深扎在华北平原的泥土里。这片一望无际的平畴厚土，是祖辈父辈耕耘一生、赖以谋生的生计。天刚蒙蒙亮，村头的鸡鸣还未停歇，田埂上便已印满行人的足迹。日复一日朝耕暮作，待到傍晚踏着落日余晖回家，裤腿沾满泥点，肩头扛着农具。这般的早出晚归，从来都是庄稼人日复一日的寻常光景。

农忙时节更是如此，男女老少一齐忙活：老人递水送茶，壮年人躬身下地，半大的孩子也跟着搭把手。家家户户的田垄间，满是人间烟火的融融暖意。我们这一辈，就在这泥土芬芳、遍野青绿间，伴着田陌清风慢慢长大。

要说对家乡的念想，头一份准是西瓜。如今这沙瓤西瓜，早成了老家响当当的名片，当年可不是这般金贵，是家家户户赖以营生的营生。平原地肥，光照足，西瓜产量高，口感甜，换回来的钱，能贴补家用、供孩子们读书、置办农具，所以村里几乎家家都种西瓜。只是这些年，种瓜的辈数渐离世，年轻人多往城里奔，成片成片的绿瓜田，慢慢缩成了零星小块，再后来，连瓜垄都被玉米、小麦遮掩了去。如今再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偶尔撞见一隅瓜田，圆滚滚的西瓜卧在绿叶间，风一吹，瓜叶沙沙响，心头便泛起酸涩。

入春，地气一暖，瓜田的活儿就紧锣密鼓开开了。各家各户扛着锄头、提着地膜，扎堆往田地里去，松土、起垄、挖沟、铺膜、插瓜秧，手脚麻利得很。乡亲们隔着几垄

地，扯着嗓子拉家常，说今年的雨水，讲瓜秧的长势，爽朗的笑声落在泥土里，伴着春风飘得老远。种下的哪是瓜秧啊，是一家人一整年的盼头，是心底对安稳日子的满心期许。

母亲是家里最能扛活儿的，瓜秧栽下去，后续的打叉、压蔓、培土、人工对花，全都由她一一打理，从日头东升忙到夕阳西斜，汗水滴进瓜田里，催着瓜秧一点点爬藤、开花、坐果。等到田垄间缀上一个个青嫩的小瓜纽，我就知道，滚烫的夏天，还有满院的甜，都要来了。

记忆里的瓜田，总觉得离家远得很，如今算算，不过两三里地。可在童年的脚步里，那段路走得慢悠悠，一路都是看不完的景致。春风吹过，麦田翻着黄绿相间的浪，抽了穗的麦子沉甸甸的，风一吹就轻轻晃，饱满得快要沁出汗水；刚冒头的玉米苗，直挺挺地立着，像一排严守阵地的绿卫兵，精气神十足；路边的小菜园更热闹，辣椒挂了青果，茄子鼓着圆肚子，豆角顺着架子往上爬，热热闹闹地挤在一块儿。我总戴着父亲买的小草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一个人顺着田埂往瓜田走，去守那间简易的瓜棚。如今每次回老家，三婶见了，还总念叨：“军儿啊，一瞅你，就想起你小时候，一个人守着瓜棚，胆子大得很。”我总是笑着应：“婶子，那时候小，心里没旁的念想，就想着守好咱家的瓜，懂什么怕不怕。”

那时候村里穷，一到晚上就常停电，黑灯瞎火的屋里待不住，我就约上一两个要好的伙伴，卷着薄被子去瓜棚过夜。瓜棚是用木棍搭的架子，铺着草席，简易却挡得住夜风。点上一盘蚊香，烟味淡淡的，驱赶着蚊虫，抬头就是漫天的星子，黑绒布似的夜空里，星星密得数不过来，亮得晃眼。我们躺在草席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数星星，说村里的趣事，聊对未来的憧憬。夜风裹着瓜叶的清香、泥土的湿气，吹走了燥热，那是农村孩子们独有的快乐，简单，却深深烙印在岁月里。

村里的乡亲，个个都是憨厚的实在人。下地路过的，帮忙搭把手的，或是闲来串门的，只要进了瓜田，父亲总让我挑最熟、最沙的西瓜摘下来，往地上轻轻一磕，“咔嚓”一声，西瓜裂成几瓣，红瓤黑籽，甜香立马飘满四周。大伙儿也不客气，捧着一牙瓜大口啃，汗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清甜在舌尖漫开。我跟着父亲学了一身挑瓜的本事，拍一拍、听一听、瞅一瞅，就知道瓜熟不熟、甜不甜。弟弟妹妹来瓜田找我，我总爱显摆这身手艺，挑好瓜切开，看着他们吃得眉眼弯弯，满眼羡慕地望着我，那股子小骄傲，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暖。

摘西瓜是顶讲究的活儿，必须赶在清晨摘，露水没干，瓜凉丝丝的，口感最好，也耐放。一到摘瓜季，我们兄妹齐上阵，光着脚踩在松软的泥土里，把圆滚滚的西瓜从瓜藤上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抱到三轮车上。那时候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半蹲、抱瓜、起身、运送，来来回回跑半天，额头淌着汗，后背湿了衣衫，却不觉得累，只想着多摘一个瓜，家里就能多一份收入。三轮车装满了，父亲就带着我随着车，往邻村的收购点送，收购商按着瓜的大小、品相、甜度定价，我家的瓜被母亲照料得个头大、皮光滑、瓤沙甜，每次都能卖上高价，拿着那一沓零钱，一家人心里满是幸福。

种瓜收瓜，从来都是熬体力、磨性子的活儿，日复一日的田间打理，顶着烈日的采摘运送，熬得人腰酸背痛。后来父母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如从前，家里就不再大面积种瓜，可直到父亲离世前，每年都要在自留地里种上几十棵瓜秧。他总说：“种点瓜，等孩子们回来吃，外面的瓜再甜，也不如家里的味儿正。”这几棵西瓜，成了父亲牵挂儿女的念想，成了一家人亲情的牵绊。如今我常年在城里奔波，但凡看见三轮车摆着西瓜摊，红瓤绿皮的模样晃进眼里，总忍不住停住脚，买上半个带回家，与妻儿分享。咬一口清甜的瓜肉，嘴里是甜的，心里却翻涌着旧事，那味道里，藏着老家的泥土，藏着父母的汗水，藏着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这大概就是农村孩子藏在心底的温柔，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瓜田的绿、西瓜的甜、父母的暖，还有乡亲们的淳朴。这份藏在清甜瓜汁里的旧事，不会随着岁月淡去，反倒越陈越香，陪着我走过往后的每一段日子，成了一辈子都丢不掉的乡愁。

(作者单位: 印尼美朗公司)

规训为光 守护安全

◎ 李运修

培训灯下 我挥毫写就规章
字字千钧 护你井下安康
巷道纵横 隐晦潜伏锋芒
以训为盾 以规为尺守初心
我授你规程 细解每句每章
不是苛责 是牵挂漫过煤疆
矿工的底线 是守纪合规
严管厚爱 才配这使命担当

常守廉洁初心 为从业脊梁
严守规矩底线 莫怀侥幸贪想
清风作伴 照亮你奋进的方向
讲台之上 我细数案例过往
警钟长鸣 是责任亦是担当
初心坚守 温暖矿工胸膛
我的教诲 是你前行的光
每次下井 都平安归航

中华美德 融在培训日常
传统传廉 传家传心 从未相忘
我以训传责 你以行践章
共守好职责 共筑安全墙
愿训为你领航 规为你护航
愿廉为你铸魂 情为你守望
每一次升井 都有春风送爽
矿区安全 便是万家安康

(作者单位: 宁煤金家渠煤矿)

追风而行

◎ 裴玉琨

旷野之上
我们以钢铁为骨 以初心为壤
一座座风机 拔地而起
挺立在群山与荒原之间
迎着风沙 晨雾与暮色
建设者的脚步踏遍山野
浇筑 吊装 坚守每一寸匠心

风掠过辽阔原野
转动白色叶轮
揽无形长风 点亮万家灯火
聚绿色动能 书写山河新章
追风而行 向绿而生
让清洁的力量 点亮人间山河

(作者单位: 龙源电力吉林公司)

家园

人文 情怀 内涵 知书
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



(作者单位: 吉林江南公司)

辞藻生香 未有磨损

◎ 王子怡

我读研时同系有位修习汉学五年的国外交换生，那天，她认真地同我说：“中文里藏着品不尽的浪漫。”我笑着问她：“何以有这样的感慨？”

她掰着指尖细数，眼里盛着全然的赤诚：“比如日照，光是念出这两个字，我就看见整片海岸都浸在太阳泼洒的鎏金里，风里裹着咸湿的暖意，连浪涛都带着阳光的亮泽，像天地把最盛大的温柔都给了这片土地；还有雨水，总让我想起烟雨江南里，一湾碧色的流水绕着青瓦白墙，檐角的雨珠落进水里，晕开一纸水墨的软意；还有银川，塞北的落日铺在长河之上，银亮的水线劈开茫茫戈壁，长河落日的壮阔与苍茫，全藏在这两个字里了。”

见我一时语塞，她又接着说：“不止是地名，中文里最寻常的日常用语，也藏着动人心魄的郑重与温柔。你们随口说的‘光阴’，在我的母语里只能用干瘪的时间来对应，可中文里，光是朝升的晨晖，阴是月沉的暮影，朝暮更迭，四季流转，一整个宇宙的时间刻度，就妥帖收在这两个字里；还有睡前说的‘晚安’，晚是人间向晚，安是心神安妥，把一天的风尘都收拢，只给对方最妥帖的祝福，没有哪句问候比这更动人；就连你们常说的‘牵挂’，也不是简单的想念，是把一颗心牵在另一个人身上，他的悲喜、他的晨昏，都成了你心头放不下的惦念，沉甸甸的温柔全

在里面了。”

我站在柳树斑驳的碎影里，有些赧然。在她眼里盛着山海风月的地名，于我而言，不过是导航里的定位、旅游攻略里的目的地、快递单上一行冰冷的地址；那些被她视若珍宝的词语，于我而言，不过是聊天框里结束对话的客套、作文里滥用的套话、日常交流里随口而出的惯用语。我日日与这些文字相伴，用它们言说喜怒、描摹生活，却从未停下来，认真看过它本身藏着的山河浩荡、人间温柔。

汉语正陷入一场无可避免的“语义磨损”。近来常听人论及：我们高频的日常使用磨平了词语初生时的灵韵，同质化的表达稀释了文字本有的分量，我们仿佛成了母语最熟悉的陌生人，日日相见，却不识它眉间的山河风月。但我始终以为，中文的诗意未曾因烟火日常的浸染而消弭，所谓磨损，不过是我们与它之间，隔了一层疏于体察的尘翳。

汉语的根，从来都扎在人间烟火的日常里。我们如今奉若圭臬的诗意文字，在它诞生的时刻，本就是古人最朴素的日常表达。日常的使用，从来不是词语诗意的对立面。恰恰相反，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烟火日常中的不断言说，才让这些词语没有变成僵硬的符号，而是始终带

着人间的温度流传至今。我们如今随口说出的“平安”，是千年前戍边将士寄回家书里最深的期盼；我们日日道别的“再见”，藏着古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余韵；我们常说的“烟火”，既承载着古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柔软，也盛着如今巷口早餐铺的热气、深夜回家时的一盏灯火。语词的诗意从来不是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它就藏在日常的言说里，只待我们俯身细品，静心聆听。

中文最动人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始终在奔涌、始终在生长。数千年间，它从西域传来的风物里吸纳了“葡萄”“琵琶”，让异域的音节融入了汉语的韵律；从民间歌谣里采撷了俚语俗词，让市井的鲜活走进了文人的诗词；近代以来，它也坦然接纳着异域文化中的新词，让它们渐渐化作自身血脉里的一部分。正是这份开放与包容，才让汉语长成了如今这般浩瀚丰盈的模样。

夜雨初歇，窗外的月光落进窗棂，落在摊开的书页上。那些墨色的字在月光里仿佛活了过来，带着千年前的风声月色，也带着如今的人间烟火。那些藏在辞藻里的诗意，跨越千年依然生香，只要我们愿意抬头，便始终能与它两两相望，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 吉林江南公司)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神华能源报社 制作